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一尊 長眉羅漢

商那和修尊者，姓毗舍多，摩空羅國人。在母腹數年，不行分娩。胡人貌雖古怪，言雖侏離，而心性則一。父母亦兢兢惶惶，莫知所為。有一比丘善人抵其家提化，蓋亦西方有道僧也，夫婦性極慈悲，待之非假情，施之無吝色。比丘問曰：「施主幾位善人？」夫答曰：「山妻懷孕數年，現今一胎男女未見分娩，何言幾位。」比丘曰：「阿母產之艱，阿郎生必偉。」其婦問曰：「汝方外人，聞見博洽，定知休咎。世間未有婦人懷孕彌月不行分娩之理，亦未有兒在母腹中存留得四五年之理。」比丘曰：「四五年不為多，獨不聞太上李老君，八十年在母腹耶？」婦曰：「彼異人自宜異產，如長老言，妾腹中復一老君耶？」比丘曰：「無定論，但老君之母感火星入懷而孕，或云天之精魄、元始炁化聽儲也，阿母所懷，安知非元精耶？」婦曰：「妾某年某月某日夜，亦夢見一星墜入懷中，如火燻灼。今日聞長老言，喚醒我昔日夢占，母亦符老君之母所感耶？」比丘曰：「施主夫婦貌非凶狠，心甚慈祥，既有夢占，應生偉器，符彼所感，亦未見得。」其夫曰：「世間人孰不喜生育，似我夫婦難產如此，不如孤獨過此浮生也罷。今若此，意者妖魔作祟，意者冤債索命耶？」比丘曰：「積善人家，必有餘慶。二者均非公庭所有也，汝施主自今日後，一味齋素修行，管取分娩平善。貧僧得異人傳授『瑞應先聲咒』，將來教汝，謹當佩之：真如真如，非是凡軀。

事同捕影，行若筌魚。

杖頭挑月，髻內藏珠。」

又五言詩：「

蚌蛤殼中寶，驪龍頰下珠。

沙泥沉不得，什襲待時沽。」

當日比丘善人寫了數言，即辭別而去。夫婦二人追悔：「未曾問得姓名，但今日聽他慰我教我之言，分明是過往神仙，指出津頭渡處，俾我輩知所行走也。我等當從其指引，一味持齋把素，布鈔施錢，以作後人因果。子雖未必長大，何如且保眼前誕生安樂。」夫婦如此修行一年，母腹滿了六載，尊者一旦降生，初產之母，不垢不副，無災無害。英兒下地，碩大聲宏，雙手即能合掌作禮佛狀。其父呵呵喜曰：「此我夫婦唱和修行之報也，」遂取名商那和修。夫婦數年驚怖，生此一子，愛之不啻珍寶。只犯夜啼，室中滅燭，常有紅光燦爛。夫婦憂喜相半，謂曰：「此兒以為凡胎，不應有此紅光，以為馨兒，不應犯此夜啼。未滿百日孩兒，廢寢傷神，如何奈得此啼叫？合求巫醫調理。」

次日早，其夫正欲出門覓巫醫，調理其子夜啼，忽見一僧人顏容蒼古，身披衲襖，手執塵尾，口念彌陀，來家抄化。見施主匆匆有行色，問曰：「佈施不用請求，錢鈔信憑多寡，城中善人，君家當在一類，今日恁般行忙，莫非為室中夜啼郎耶？」其父驚問曰：「上人來此幾日矣？」僧人答曰：「今日。」曰：「今日為何知我子夜啼聲也？」僧人曰：「財之施捨，雖出於心之自然，而行之匆忙，實屬於情之切至，是以知之。」其父曰：「不二沙門，至誠至明，故事必先知之也。小老月前哺育英兒，委犯夜啼，夫婦憂其廢寢傷神，正欲出門覓巫醫調理。高人入門，不待發聲，即能洞燭我心，必有奇方針砭此疾，願和尚明以教我。倘小兒不呱呱夜啼，而食息有常，當奉千金為壽。」僧人曰：「巫醫不用覓，千金不索酬，我有神咒數言，書之貼於臥室，賢郎啼聲自止。」其父大喜，即忙奉紙筆，僧人援筆書云：「

也有胎卵濕化，也有菩薩那吒，灑水含月影，說法墜天花。

父懇切，母咨嗟，且存靈性，莫費嘔啞。伎倆君須會，靈山有祖爺，來意元如此，菩提早發芽。」

僧人寫了數言，自後尊者夜啼果息。父母善為撫養，其婦謂其夫曰：「異哉此子！前番未產遇一僧人，遺數言經咒，果產之善！今番夜啼，遇一僧人，遺數言神咒，果啼之息！」其夫曰：「此僧未必非前僧，只幻形爾，此咒未必非前咒，只幻意爾。」日往夜來，尊者駉駉年已成長，每堂中嬉戲，好為佛事，所謂不學而知，不慮而能也。且謂父母曰：「兒本欲濟渡群生，大施願力，今日且為汝二人誦經設法，布福田而修善果，以為老父母后日受用。」父母奇而問曰：「嗟嗟小子，口尚乳臭，如何為我誦經設法？」尊者首誦云：「

也不剩，也不少，信手拈來恰使好。拙非拙，巧非巧，吩咐蘆花秋月皎。」

次誦云：「

天職覆，地職載，清寧默相親康泰。壽岐嶷，福澎湃，雙雙達覽乾坤隘。」

父母見來凶孩兒所談吐者，俱佛語禪機，相謂曰：「此子天性穎異，甫生即能禮佛，稍長多為佛語，乃如來傳燈嫡子也。明日，不如今出家，宣揚佛化，更是我等百世修緣。」其子聞父母言，即大聲曰：「前村茂盛青林，正如來建刹之地，亦孩兒明心見性之所，莫若在此處開闢，創立山門，俾孩兒得來演法。」父母歎曰：「異哉此子！未出門前三五步，就知村內有青林，殆天授，非人也。」遂從其言，捐家財為勸首，募眾力以贊襄，費數年料理，即構成一棟寺宇，取名「青林」。逮子弱冠，令住持其中，宣揚佛化，四方多從游之，稱為「少年佛子」。先是，數十年前，一釋家如來同弟子阿難經此提化，見青林枝葉茂盛，願盼良久不去，徐謂阿難曰：「此地百年間，當有比丘善人在此開闢轉妙法輪，吾老不及見，汝當見之。」至是，如來已圓寂數年，阿難弟子行年亦將滿百，復從此經過，見昔日茂盛青林，鼎新創建院宇，聞有一衝齡比丘住持其中演教。阿難歎曰：「如來之言驗矣。傳燈捨此其誰？盍入寺謁之。」阿難行至法堂，見尊者正在坐禪入定，不驚動之，不擾亂之，但持木魚敲曰：「

賓中之賓，人中之人，主中之主，塵中之塵，一片雲橫谷口。莫惑塵隨馬走，休疑水逐波流。

八萬那吒喚處，一條索繫烏牛。烏牛烏牛，何時改變毛色，早晚不用人收。」

阿難誦畢，尊者躍身而起，俯拜其前曰：「弟子少室打座，掩耳偷鈴，人中有鏡，鏡中無人，叢林多少客，哪個是知音？願高人為弟子金繩開覺路，寶筏渡迷津。」阿難曰：「凡聖本來不二，悟迷豈有殊途？終日吃飯，未曾咬著粒米；一世穿衣，未曾掛著絲頭。如此妙悟，方能變大地為黃金，攪長河為酥酪也。獨不聞老佛有言：『

出聖超凡行，離緣濟海舟。

菩提真覺性，□在布毛頭。』」

和修尊者出家證道，得了阿難點化，亦欲行化四方，以傳衣鉢。晚年游至吒利國，得一優婆塞多為行童給侍，此時和修尊者多歷年數，眉長數寸，髮白如霜。優婆塞多年方少壯，欲竇方開，尊者因問叟多曰：「汝年幾何？」對：「十七。」師恐純一之心因時變遷，遂問曰：「汝十七，性亦十七耶？」叟多恐師皓首窮年了所得，反詰之曰：「師髮已白，果髮白耶？抑心耶？」師曰：「我但髮白，非心白也，宛然見已於有默契也。」叟多亦自鳴曰：「我年十七，非性十七也，毅然見已於道有定主也。」一答一對，是沙門妙悟。

尊者知叟多可為法器，遂以授之云：「

非法亦非心，無心亦無法。

說是心法時，是法非心法。」

優婆塞多得了和修尊者點化，遂奉法至罽賓國聚徒演教。此時和修尊者幸如來衣鉢傳寄有人，本生父母早已逝化，不復轉摩空羅國，亦投罽賓國南象白山中歸隱，一則終其修養之功，一則驗其傳燈之化。慈悲可以化物，尊者在山中數年，每遇講經，諸象亦馴馴伏階下下去，若有聽講之意。周宣王二十三年，尊者親見優婆塞多五百從游之徒，兢兢依教奉行，又見己功緣滿，先化成一

條神龍，飛騰漢表，瞬息又化為三昧真火，用焚其身而逝。有詩為證：
行滿功完道有傳，象山歸隱不多年。